

旧中国黑帮内幕揭秘

梦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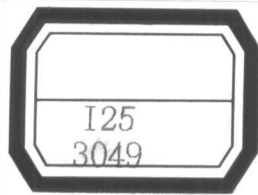
白希 著

上海滩

Mengduan
Shanghai tan

在那个时代，
如果没有勇敢和智慧，
是无法立足于十里洋场的；
如果没有权力的支撑和放纵，
混混儿是永远成不了黑帮的……

团结出版社



Mengduan
Shanghaiitan

上海灘

梦断

白希
著

旧中国黑帮内幕揭秘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断上海滩/白希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5.9

ISBN 7-80130-986-3

I. 上... II. 白...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3887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编辑部)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

65228880@tjpress.com (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 (购书)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大厂聚鑫印刷厂

装订: 三河新兴装订厂

开本: 170 × 230毫米 1/16

印张: 27

字数: 450千字

印数: 6000册

版次: 2006年1月 第一版

印次: 2006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0-986-3/I·87

定价: 58.00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找杜先生去

1. 冒牌遭遇假冒(001)
2. 暗算(006)
3. 以假制假(010)
4. 考察赌业(016)
5. 活广告毙命芙蓉帐(020)

第二章 艰难起家

1. 父母双亡的流浪儿(022)
2. 痴迷黄浦江中摇橹人(032)
3. “捉蟋蟀”(037)
4. “白相”捷径(047)
5. “孵豆芽”(056)

第三章 崭露头角

1. 黄金荣的发迹(064)
2. 暗刀明火(077)
3. 只身擒“窃贼”(086)
4. 江湖树招牌(091)
5. 挖太岁墙脚(095)

第四章 招兵买马

1. 摆平严老九(105)
2. 建立“小八股党”(110)
3. 三鑫公司揭秘(115)
4. 美人计(119)
5. 张啸林加盟(125)

第五章 河东河西

1. 当代春申君(132)



2. 阴沟翻大船 (140)
3. 只身入虎穴 (145)
4. 逼走老妻 (150)
5. 少妻红杏出墙 (154)

第六章 法力渗透四方

1. 杜公馆人事 (161)
2. 绑架宋美龄 (164)
3. 国务总理求援 (164)
4. 强行让法国人收礼 (169)
5. 官司打到伦敦 (170)

第七章 鲜花丛中

1. 红舞女投怀 (179)
2. 梅开三度 (187)
3. 接露水 (191)
4. 跑马 (196)
5. 宝石项链 (201)

第八章 跟着感觉走

1. 全方位服务赌客 (208)
2. 掏老官僚的钱 (211)
3. 美女款待将军 (216)
4. 点拨戴笠 (219)
5. 谋划对付共产党 (228)

第九章 血光之中

1. 力战洋妓 (231)
2. 工人打垮军阀 (238)
3. 回赠面子 (242)
4. 谋杀 (249)
5. 踏血寻财 (260)

第十章 无所不在

1. 金融家 (264)
2. 工商界领袖 (271)
3. 与人“消灾” (273)
4. 替银行家解难 (277)



5. 梅开四度 (282)

第十一章 上海第一人

1. 结交各方名流 (287)
2. 家祠典礼 (295)
3. 名角大荟萃 (303)
4. 组建恒社 (311)
5. 掌控总商会 (320)

第十二章 进退有度

1. 密谋老牌大报 (325)
2. 抵制日货 (332)
3. 呵斥日本军酋 (336)
4. 宋子文送财喜 (343)
5. 强制张学良戒毒 (346)

第十三章 抗日军兴

1. 会见蒋介石 (351)
2. 一代报人中计 (354)
3. 筹募 (356)
4. 带头沉船 (358)
5. 金蝉脱壳 (363)

第十四章 遥控上海滩

1. 转接枢纽 (367)
2. 锄奸老二 (370)
3. “义仆”杀主 (373)
4. 和“七十六号”讲斤头 (385)
5. 抗日不忘发财 (387)

第十五章 无奈花落去

1. 兜头一盆冷水 (393)
2. 抗击打击 (399)
3. 最后的风头 (407)
4. 处变不惊再赢芳心 (416)
5. 风雨飘零 (420)



第一章 找杜先生去

1. 冒牌遭遇假冒

黄楚九坐在同孚里杜公馆的客厅里,焦急地等待着杜月笙的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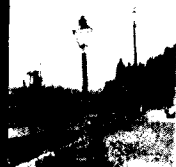
这是他第三次来到杜公馆了。前两天,他接连等了两个大半天。结果,前天傍晚,管家告诉他,黄金荣要杜月笙去十六浦码头接一批货,晚上回不来。他只好快快而归。昨天傍晚,管家又告诉他,福建督军周荫人的秘书长杨多良请客。吃完饭以后,他们还要到虹口日本人开的怡春楼去找日本姑娘白相。日本姑娘,黄楚九是白相过的,表面上看起来软绵绵的,一上了床,个个都是缠人巨蟒,不把男人缠得死去活来,她们是不会软下身的。他当然不愿再等。不过,今天,他是无论如何要等下去了。

作为上海滩商界奇才,黄楚九的大名在上海滩自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年的上海滩,鱼龙混杂,风云际会,英雄枭雄,层出不穷。在上海滩,黑道、白道、空手道,无论哪一道,想玩得出人头地都十分不容易。在经商上,黄楚九却靠着自己的智慧,积累了财富,玩出了名,使他自己跻身到上海滩最著名的商界泰斗行列,也使他成为上海滩妇孺皆知的三个半滑头之一。



黄楚九(1872—1931),当年上海滩上著名的商界大亨

三个半滑头说的是四个人,三个是“赤脚财神”虞洽卿,“小本大利”黄楚九,“稻草金条”徐重道;半个是“闭眼掏钱”吴鉴光。虞洽卿的特点是善于空手套白狼,手中有一块钱的资本,能做十块钱的买卖。从商以来,他都是靠移东补西,买空卖空来发横财。黄楚九专做本轻利重的买卖,只要花小本而得大利,他什么都抢着做,什么都敢做。徐重道是开药店的,他常常能把稻草说成金条,让人掏钱买他的假药。至于吴鉴光,则是个瞎子。他在南京路虹庙对面开测字算命店。他虽然天天闭着眼,但是,只要进了他店的人一开口,他就能揣摩出你是否有钱,然后让你把钱掏出来。



见黄楚九一直坐在客厅里，杜公馆的厨子、娘姨等下人都悄悄地议论说：“前两年，就是他在报纸上请大家吃红蛋的吧？”

“就是他。三个半老滑头之一。”

“他真是把点子想绝了。”

下人们议论的事是两年前春天发生的。

有一天早晨，上海滩各家报纸突然都刊登了一则奇怪的广告。这个广告只印了一个光溜溜的大红蛋，既没有题目，也没有任何说明文字。此时的上海滩，报纸尚且很少有套红印刷，再加上一只独独的红蛋，人们都觉得醒目、奇怪。不少人以为报社印错了，就忙着打电话去询问。可是，报社的人回答说，没有印错。详细情况看以后报上的介绍。

这样，大家的胃口一下被吊牢了。

第二天，报纸一到，人们就急急急忙忙地打开报纸。报纸和前一天一样，除了一只大红蛋，什么也没有。很多人抖着报纸说：“这报社搞的什么名堂？”

连续几天，红蛋叠出。不少人拿起报纸就看广告版，一见又是红蛋，便骂道：“这个报社真是神经病，拿我们寻开心啊？”

正在人们都在骂报纸时，报纸上突然登出了一条说明文字。读了说明文字，人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则广告是福昌烟草公司做的。福昌公司新出了一种香烟，叫“小囡牌”，按照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小囡生下来后，理应馈赠红蛋志庆。福昌烟草公司为了庆祝“小囡牌”香烟问世，特向广大市民“馈赠”红蛋。

福昌烟草公司的这则广告，耍尽了噱头，出尽了风头。它的创意人是谁？就是福昌烟草公司的老板黄楚九。

将近子夜时分，杜月笙才从外面回来。听说黄楚九还在客厅里等他。他马上在衣帽间里煞有介事地骂着管家说：“你们这些赤佬，为什么不派人去找我，让黄老先生等到现在？”

“我以为您今天晚上要回来早的。”管家解释说。

杜月笙连连摆手，“不说了！”他快步走到客厅，高声说：“黄老先生，实在对不起。杨多良今天晚上又拉我去吃饭。吃完饭，又要去看小叫天演的京戏，这就回来晚了。”他一面拱手对黄楚九行礼，一面解释。

黄楚九连连还礼，“月笙，我是三顾茅庐啊，总算见到你了！”

“其实，黄老先生完全不必这么客气，来个帖子，或是让人来说一声，月笙过去，不就行了？”

“那可不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月笙，我遇到麻烦了，想请你老弟出面摆平。”



“老先生，你不是开玩笑吧？”杜月笙吃惊地站了起来。“我这两下子，也就是有几个不要命的弟兄，砍砍杀杀而已。黄老先生是上海滩商界翘楚，身上的智慧比汗毛还多，还有摆不平的事情？”

“月笙，这回，我是真遇到麻烦了。你无论如何要帮我迈过这个坎。”

“黄老先生既然如此高看月笙，那就请说出来。如果我能摆平的，我一定在所不辞。”

黄楚九自幼随父学医，专攻眼科。医术到底学得如何，无人能搞得清。后来黄楚九在英租界宁波路和贵州路口租赁一间门面，开了一家眼科医院。干了七八年，他仍然没有发财。见徐重道靠卖假药发了财，他忽然有悟：行医没有卖药赚钱。于是，他弃医经商，开设了“九昌公司”，制造成药。

由于自己开过医院，黄楚九明白，药房是靠补药赚钱的。且补药吃不坏人，不会有人找麻烦。至于有没有疗效，无所谓，只要能造出噱头，有人买就成。

此时的上海滩，出售补药的店铺林立，出售的补药又滥又多。要想在夹缝中生存，并且做大做强，必须创出自己的品牌。

凭空创出一个品牌，谈何容易？

善于别出心裁做广告的黄楚九开动脑筋，从广告效应入手，很快创造出自己的一个权威品牌。这个品牌就是“艾罗补脑汁”。

这个艾罗补脑汁，是黄楚九用镇静剂配出来的。能够抑制兴奋，对神经衰弱的人有些作用。至于“艾罗”二字，则是从英文 yellow(黄色)音译而来。为了使“艾罗”的取名意义深远，黄楚九又在药品的标签上印上了“Dr. T. C. yel”的字样，并对外行人宣称，这是美国一个医学博士的处方。

其实，T. C. 是楚九两个字的汉语罗马拼音文字开头的两个字母而已，yel 是英文“黄色”的缩写。

黄楚九故弄玄虚，还找来一个外国人的头像印在商标上，让人感觉到这个人就是发明艾罗补脑汁的艾罗博士。

这记噱头，使上海滩的人们对艾罗补脑汁肃然起敬，尤其是那些神经衰弱的阔太太们，争相购买。黄楚九的新药艾罗补脑汁一炮打响，银圆潮水一般流到了他的口袋里。黄楚九乘着这个势头，注册成立了中华制药公司，自己担任董事长。

为了使更多的人相信艾罗补脑汁的效力，使生意更加兴隆，黄楚九又甩出一记噱头。

这天，黄楚九到老靶子路鸿安里拜访史良才。两人客套一番后，黄楚九拿出三百元钱递给史良才说：“良才老弟，区区之数不成敬意，望乞笑纳。”



此时，史良才已接手《申报》，把《申报》办得红红火火。他名气很大，又喜欢结交朋友，三教九流的人，只要性情相投，都交。黄楚九就是他的一个商界朋友。

史良才立即推却说：“楚九老兄，为何突然相赠？我无功不受禄，如果有事要小弟帮忙，请尽管吩咐。只要能办到，小弟无不从命。”

黄楚九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今天是老弟的四十大寿，一来给老弟贺寿，二来老弟办报，日夜挥毫，脑力需要增补。为兄药房里出品的艾罗补脑汁确有效验，我也带来数瓶赠老弟服用，希望老弟在报端上为其扬扬名气。”

“老兄何必如此呢？用三百元在《申报》上登广告，我给你优惠，能登好几次呢？”

黄楚九连连摇手说：“不用。广告我登的已经够多了。我现在需要你史董事长现身说法，赞美艾罗补脑汁的神奇功效。”

史良才笑起来，“好啊！楚九老兄，你这是花三百元钱买我史良才一个名字？好吧，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我就贱卖一次吧！”

过了几天，《申报》上刊登了史良才写的《还我灵魂记》一文，赞颂艾罗补脑汁治好他脑病的经过。接着，史良才又以书信的形式，给黄楚九附言说：“赠照片一帧，并为‘还我灵魂’致谢。”

黄楚九如愿以偿，以中华制药公司的名义，把史良才的文章和照片全部登在报纸上，说是使《申报》的读者能“仰望风采”，知道他的近况。

这种别开生面的广告一登，果然使很多有脑病的文人、记者趋之若鹜，使艾罗补脑汁成为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久售不衰的品牌名药。

黄楚九一个噱头接一个噱头，把艾罗补脑汁炒得云里雾里，声名鹊起。在上海滩的上流社会中，喝艾罗补脑汁很快成为一种时髦。送礼送“艾罗”，成为人们生活有品位的标志。

“艾罗”风从上海一路劲吹，吹到南京、武汉、北京、天津、广州、香港等地，最后吹出国门，到达南洋各地，引起西欧和美国的一些人侧目。

俗话说，物极必反。黄楚九正在为艾罗补脑汁带来的滚滚财源兴奋不已时，一个美国人来到他面前。

这天，黄楚九正在董事长办公室所在地中法大药房和销售经理核对账目，突然，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青年走进“中法大药房”。他掏出一张名片，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我要见黄董事长！”

外间的一位高级职员把名片接过，只见上面的英文写着：



“艾罗先生，你是不是想做我们艾罗补脑汁在美国的总代理？”那位高级职员用英文问。他以为，又一单财富要滚进来了。

“NO！NO！”艾罗连连摇手，“请你不要搞错，‘艾罗补脑汁’是我们美国艾罗公司的品牌，我本人就是艾罗补脑汁处方的发明者艾罗博士的儿子小艾罗。我的父亲是黄董事长的老朋友，我是代表他来拜会黄董事长的。”艾罗显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指着那位职员说：“你快点给我通报。”

那位职员立刻走进黄楚九的办公室，恭敬地说：“董事长，美国艾罗博士的儿子小艾罗先生来拜访你。”

“艾罗博士？”黄楚九一下子没有回过神来，“哪个艾罗博士？”

那个职员指着旁边橱窗里陈列着的艾罗补脑汁的样品说：“就是这个艾罗博士啊！”

黄楚九心里大叫“不好”，脸上却马上挂满笑容说：“是他？真是他从大洋彼岸来了？”看他的神态，职员以为董事长是老艾罗的老朋友呢。

小艾罗来到里面，黄楚九马上站起来，和他拥抱在一起。

黄楚九这么做，是给销售经理和那个职员看的，让他们更加相信，艾罗补脑汁是美国艾罗博士发明的。

见是老朋友儿子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来拜访董事长，销售经理和那个职员都知趣地离开了。

见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小艾罗说：“黄董事长，这些年，你生产销售艾罗补脑汁，获得了大量财富。但是，根据美国的法律，你这么做是违法的。因为你没有得到这个药品发明人的专利授权。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代表我爸爸，和你交涉，就你的侵权行为，给以赔偿。”

黄楚九一听，心里想：这都是哪对哪呀？艾罗博士，本来就是凭空杜撰的，怎么会有什么儿子呢？但是，这个西洋镜却不能揭穿，如果现在揭穿，说艾罗博士是凭空杜撰出来的，上海滩的人不撕了他黄楚九才怪呢。但要是承认，这个所谓的小艾罗该怎么办？小艾罗狮子口一开，得给他多少钱？这一次给了，以后他再来，又怎么办？

见黄楚九半天不说话，小艾罗知道，这个家伙是在思索对付自己的办法，他收起笑脸说：“黄先生，我从美国来时，已经到美国外交部、商务部备过案了。到上海以后，又到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去备过案。你要是想像对付中国人那样，对我耍滑头，我会请美国领事馆出面，会同上海租界工部局，强行让你赔



款,并取消你生产艾罗补脑汁的资格。”

黄楚九真是有苦说不出。明明知道对方是骗子,利用自己制作出的虚假来骗他,他自己却要保护这个骗子的名头。简直就是自己挖个陷阱,让别人把自己推进去,自己不但不能呼救,反而要自己扒石头下来砸自己。

“小艾罗先生,你想要多少钱?”

“我要你一次性先支付二十万美金。以后,每年支付五万。”小艾罗把脸凑到黄楚九的面前,耸耸肩,摊开两手说:“怎么样,黄董事长,我并没有要多吧?”

当时,一千美金就可以买一辆豪华别克轿车。二十万美金,是天文数字,简直就是横祸,能让黄楚九吐血。

黄楚九没有办法,又找到史良才,请史良才指点迷津。史良才听后说:“这个事情,我解决不了,我看,你还是去找杜月笙吧。”

2. 暗 算

“杜月笙?”黄楚九有些怀疑地说,“就是黄金荣的那个徒弟?”

“没错,就是他。”

“他行吗?找他不如找黄金荣啦。”

“黄金荣不行。他是法租界的探长,在中国人面前,他厉害,但是外国人谁尿他那一壶?这事,你听我的没错。前一阵子,何丰林没有摆平的一件事情,结果让杜月笙给摆平了。不信你到南京路上的那些著名餐馆打听打听就知道了,那个叫杨多良的人,这一阵子,天天请杜月笙下馆子。”

“杜月笙帮姓杨的摆平了什么事?”

“可不是一桩小事。”史良才绘声绘色地说起来。

杨多良曾经是福建督军周荫人的秘书长。二十年来,他曾让许多人陷入家破人亡的境地;当然,他也曾使许多人飞黄腾达。结果,今年春天,他自己从任上离开时,有了六大皮箱的珠宝古玩。

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是有钱人的天堂,只要有钱,山珍海味,名酒美人,应有尽有。以前,杨多良曾因公事在这儿住过一个月,最令他难忘的是那些美女,要多少有多少,仪态万方,风情万种,一晚上换一百个都有,永远有新鲜的感觉。当时,他就想,将来一定要到上海来享受享受这一切。从福建离职后,他首先就想到了上海。

谁知,上海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好。当他派四个保镖押运着多年搜刮而来的六大皮箱珠宝古玩,乘着法国邮轮来上海时,却被上海的女人给暗算了。

那两个女人是什么时候上船的,四个保镖都不清楚,但船至长江口时,她



们出现了,这一点千真万确。

保镖们曾经听见她们俩在舱门前说笑。

“看他那肚皮,还想和我跳舞,我躬着腰也搭不到他的肩呀!”

“真小气!请我们吃完牡蛎后,却要以AA制付账,还能算男人吗?”

四个保镖在舱内吸着纸烟,谁也没有去管闲事。

“姐姐,快跑!”

“跑,往哪跑?”

“哧——”一声,什么东西被撕烂了。

“流氓!”

“老子一没摸,二没睡,流氓什么了?”

接着,外面又响起了厮打声。

终于,有一个保镖忍不住了,打开了门。

“救命!”只见一个身上只穿着胸罩和裤头的女郎耗子一般钻进舱门。接着,另一个女郎也钻进舱来。

“正好,老子就在这里把你们都解决了。”

保镖们这时才看清,这是一个肚皮比戏台上的猪八戒肚皮还大的家伙,脖子下挂着一条猪尾巴样的领带,脸上的肥肉把眼睛给挤成了一条缝。

“让我进去,”他用力一拨舱门边的一个保镖,“她们拿了我的钱了。”

保镖被他一拨,差点摔倒,不由地瞪起眼睛。

“眼睛不要瞪得像牛卵子样的,当心老子给你抠下来。”

说着,他又看看周围的其他三个保镖,“统统给我出去,我要在这里猛弄这两个婊子……”

保镖们都没动,胖子走上前,拉住一个女人就要往门外带。

眨眼间,四个保镖一人动了一只手,把胖子击倒在地下。接着有一个人飞起一脚,胖子像皮球一样滚出门外。门边的那个保镖跟着又一脚,胖子换了个方向,从走道上往另一头滚去。

当保镖们都进来时,那位身上只剩下胸罩和短裤的女郎已披了一床床单在身上,两只美丽的大眼睛依然流露着惊恐的光。

“太感谢你们了!”

另一个女郎从随身带的挎包里拿出一瓶洋酒,拿起桌上的杯子倒了一杯,“姐姐,压压惊吧。”

披床单的女郎接过,手一扬,“咕嘟”一口喝下肚去。

“吓死我了!”

“你们来不来一点?这可是正宗的法国货!”



保镖们看了看，都摇了摇头，“小姐别客气！”

“几位先生，再麻烦你们看着我姐姐，我去替她拿衣服来换。”

女郎把酒瓶装进挎包，拉开舱门，刚跨出一步，突然大叫起来，原来那个胖子又来了。

保镖们全站到门外。

胖子抓住想往回跑的女郎就往另一头跑，保镖们急忙追了过去。

拐过一个弯，胖子不见了，而那个女郎却坐在甲板上哭。原来，她的长裙也被扯掉，身上只剩下胸罩和短裤了。

“那家伙哪去了？”

“往那头跑了。”

两个保镖顺着她指的方向走过去看了看，没有发现人，马上折了回来。

四个保镖围着女郎：“怎么办？”

“我的破裙子在这里，我用它暂且遮身，去取衣服吧。”

“要不要我们保护你？”

“不用，我们的舱房就在前面。你们快回去，防止那家伙再找我姐姐麻烦。”

“对，快回去，防止意外。”一个保镖似乎想起什么，大家也似乎有所醒悟，纷纷往回跑。

推开舱门，保镖们全愣住了。另一个女郎已消失，地上扔着她的胸罩和短裤；那装满珠宝古玩的大只皮箱一个也不见了。

此时，汽笛长鸣起来，邮轮已驶进吴淞口了。甲板上，很多人正往岸上眺望。

杨多良接到珍宝丢失的消息，立刻赶到上海。

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是他的老相识，他请他出面，帮他查找珍宝的下落。何丰林倒也爽快，对他说：“三天后来听音讯。”

杨多良从往日在福建的经验中得出，如今这个时代，有枪就是草头王，任何事情，手握重兵的人出面，差不多都能解决。但那些珠宝古玩是他一生的心血，价值太丰厚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三天来他一直没睡着。

第四天早晨，杨多良早早地来到何公馆。

杨多良坐在何丰林的客厅里，佣人不停地替他烧烟。这大烟膏子是由上等的印度土熬制而成，平时抽起来，杨多良是向来觉得特别过瘾的。但此时，他却觉得索然无味。

三天三夜的时间里，他一直在想着他的爱物。那六大皮箱的珠宝古玩使他的心如同被一剪子一剪子剪碎那样疼痛。如果找不回来，他这后半辈子和



一家老小的生活便毫无着落了。要是真这样,他会一直睡不着的,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后死去。

十分钟后,何丰林来到客厅。这是一个双腿奇长的人,进门就说:“实在抱歉,老兄,兄弟无能,你的东西实在难以寻找。”

杨多良一屁股坐到地上。

旁边的佣人立刻上前扶起。

“难道,难道,”杨多良结结巴巴地说,“难道就这么丢了!”

“哎!老弟,在上海滩,并不一切都是我说了算。这就不是你在别处领兵所领教过的了。可以说,谁来,都没有办法,它一半华界,一半洋界!”

“没有办法?我这后半生,就这么完了?”

何丰林蹿了两步,“去找杜月笙吧。杜先生肯定是有办法的。”

当杨多良拿着自己的名片,来到同孚里的杜公馆,心里十分不安。杜月笙的名字他早已听说过,但他绝对没想到他有这么大的影响,作为一方诸侯的何丰林都如此看重他。

杜月笙看过杨多良的名片后,立刻把他请进客厅。

杨多良行过礼后,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下。这时,他仔细看了看坐在他对面的这位以前并没有引起他重视的上海滩人物。

这个人突出的特点是有一个剃得光亮的大脑袋和两只如树上的蘑菇那样支棱着的耳朵。他的脸坑坑洼洼,很不规则,宛如装满土豆的袋子。杨多良并不知道,这是他小时候常常挨揍的结果。他的嘴唇在突起的牙齿外面绷得很紧,总是呈现出一副笑的样子——其实,这是一种假相,他即使是发怒时也是这样。他的左眼皮耷拉着,好似老在眨眼,有一种挑逗的味道。

杨多良实在摸不透,对面这个大耳朵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能耐。

杜月笙倒显得很闲适。他简单问了问事件的经过,即叫来管家,“打电话给顾嘉棠,叫他快点查一下。”

接着,他又问了杨多良在福建任上的事,便吩咐送客。

杨多良临走前,杜月笙说:“杨先生放心,只要东西一有着落,我立刻派人通知你;请你放心,不会超过今天。”

杨多良将信将疑地回到了旅馆。

事已至此,急也无用。他要了一瓶酒,四个小菜,自斟自饮起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杨多良酒足饭饱。疲倦从脚底缓缓而来,他沉沉思睡。

“杨先生住这儿吗?”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把杨多良吓了一跳。他立刻打开门。



“我是杜先生的手下顾嘉棠。你的东西我帮你找回来了，请过目。”

说着，他轻轻一摆手，后面进来三个人，一人拎了两只大皮箱，放在了他面前。

杨多良激动地抚摸着皮箱。“是我的，正是我的。”

“杨先生，请打开看看东西少不少。”

杨多良一只一只地把六只箱子全部打开，里面各种珍宝和古玩整整齐齐地摆着。他一一过数，全部都在。

“不少！一个也不少！”

“那好，杨先生歇着吧，我们告辞了。”

“别，别走！兄弟我这有点零钱，请弟兄们喝碗水吧。”

当天下午，杨多良带了一尊金佛、一个金香炉、两颗猫眼、一串大珠来到了杜月笙的公馆。

“杜先生大恩，没齿难忘。这点小意思，万望笑纳！”

杜月笙看了看几样东西，连声称赞说：“果然是好东西！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你带回去吧。”

“哪里哪里，杜先生不要客气。”

“带回去吧。今天，我们就算是交个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开口吧。”

说到这里，史良才说：“这就是杜月笙。黄老兄，我可以断言，要不了多久，上海滩的黑白两道，杜月笙都会取代黄金荣。到那时，‘找杜先生去！’就会成为上海滩的一种时尚。这个人，不可小视啊！”

3. 以假制假

听完黄楚九的诉说，杜月笙啧着嘴说：“这牵涉到外国人的事情，弄不好就会引起国际争端。能不能摆平，我还真没有把握。要不，你去找找虞洽卿，他可是上海滩最著名的买办，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也许有高招。”

“月笙老弟，你不要提那个老滑头。他不过是会讲两句洋泾浜英语，拆东墙，补西墙。他自己的窟窿，可能还没有办法堵呢，我要是去找他，还不是从虎口掉到狼窝里去。”

杜月笙又说：“虞洽卿不行，徐重道怎么样？”

“月笙，他就更不能提了。”

“为什么？”

“他是个卖假药的，这些年一直靠一哄二诈发财。我的这点事，到了他那里，第二天他就会让全上海滩的人知道。”

杜月笙有些为难地说：“黄老板，不是月笙不给你面子。实在是这事情太



难,我一时半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那个小艾罗还在等着你回话,我怕耽误你的事情。要不,你去找一下吴鉴光,看他有没有办法?”

黄楚九万分失望地走出杜公馆。病急乱投医,黄楚九只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来到南京路虹庙对面的吴鉴光测字算命店。

听到脚步声,吴鉴光就知道是黄楚九来了。一对枯眼笑了笑,“黄老板,测字还是算命?”

“就测个字吧。”

“你说个字?”

黄楚九没有好气地说:“瞎。就是瞎眼的瞎!”

吴鉴光又笑了笑,“黄老板,你麻烦了。‘瞎’拆开来就是‘目害’,也就是说,现在有人对你眼红,想让你出血。”

“你个瞎子还真行啊?”黄楚九接着把小艾罗来要钱的事说了。不过,他没有说小艾罗是假冒的。

吴鉴光听了,不以为然地说:“这事你去找杜月笙,一下不就摆平了?”

“我找啦,可是,杜月笙也没有办法。”

“我可以让杜月笙有办法。”

“那你快说!”

吴鉴光却伸出手来,等着。

黄楚九气愤地骂道:“你个瞎熊就是知道要钱。”

“你不是为了要钱,跑来找我干什么?”

黄楚九递了一百块钱到吴鉴光手上。他摸了摸,“黄老板,你是打发要饭的?”

“一百块,还少吗?”

“那要看什么事。”

黄楚九又给了一百。吴鉴光捏了捏,把手又摊开放在桌上。

黄楚九又拿出两百,拍到吴鉴光手上,“瞎熊,这下行了吧?”

吴鉴光又捏了捏,紧紧攥住钱,把手收了回去。

“你这件事情,是跟外国人打交道,谁愿意往身上揽?要想叫杜月笙出面,就得想办法把他套住。”

“怎么套呢?”

吴鉴光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问:“这些年来,你用艾罗补脑汁,赚了多少钱,只有你自己清楚。现在,你能把以前赚的钱全保住,以后,就是不赚钱,也划算吧?”

黄楚九说:“是的。”